

• 小人物的故事 •

Bereketli Topraklar Üzerinde

在富饶的土地上

[土耳其] 奥尔汗·凯马尔 著
夏勇敏 译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才工程资助项目



在富饶的土地上

[土耳其] 赛尔汗·凯马兹 著

夏勇敏 译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富饶的土地上 / (土)凯马尔著;夏勇敏译. — 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2.8

(小人物的故事系列)

ISBN 978-7-5078-3464-2

I. ①在… II. ①凯… ②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

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707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1-0489号

在富饶的土地上

著者	[土耳其] 奥尔汗·凯马尔
译者	夏勇敏
责任编辑	何宗思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7.25
版 次	2012年8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2年8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464-2/I·321
定 价	39.8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奥尔汗·凯马尔，土耳其著名作家。真名迈哈迈德·拉希特·厄于特居，1914年9月15日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阿达纳省杰伊汉县。其父阿卜杜卡迪尔·凯马利曾是土耳其第一届大国民议会议员，出任过司法部长，曾在阿达纳创立人民共和党，后因该党遭取缔举家移居贝鲁特。奥尔汗·凯马尔也因此被迫中断了初中最后一年的学业。1932年回到土耳其之后，曾在轧花场当过搬运工、机工和仓库保管员。1938年在服兵役期间因触犯土耳其《刑法》被判5年监禁。1940年在狱中与土耳其著名左翼诗人纳齐姆·希克梅特的相识与相交，成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1943年出狱并于1951年定居伊斯坦布尔，从此以写作为生。1966年再次被捕，遭到35天的监禁。1968年被判无罪。两年之后，应邀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并卒于此。

奥尔汗·凯马尔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诗歌，后在纳齐

姆·希克梅特的影响之下，开始写作散文，之后又开始故事、剧本和小说的创作。他是一位丰产的作家，在土耳其国内屡获大奖，并于1967年获安卡拉艺术爱好者协会最佳剧作家奖，其多部作品被搬上了话剧舞台。在他去世后，其家人于1972年设立一年一度的“奥尔汗·凯马尔小说奖”。

其作品以反映土耳其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，尤其是农民生活为主，代表作有《父亲的家园》、《流浪的岁月》、《杰米莱》、《在富饶的土地上》、《穆尔塔扎》、《第72号牢房》、《红色的耳环与巴比伦塔》、《头等大事是面包》等。

1

C村是阿纳多卢^①中部的一个有着80户人家的村庄。像往年一样，村里的男人们为了打工，此时已经散落到了各个有用工需求的地方：八九个人去了开塞利^②纺织厂，四五个人去了锡瓦斯^③水泥厂的修理车间；而他们中的三个踏上了去往屈库鲁瓦^④的旅途。

这三个人是外号叫“无可救药”的尤素福、外号叫“嘴上没毛”的哈桑和外号叫“摔跤手”的阿里。他们仨在村里是邻居，从小滚打在一起。稍微长大一点儿，这个三人组合要么一起到这家或那家的田里帮帮工，要么一起上山砍柴，基本上没有分开过。只不过“无药可救”尤素福曾经去锡瓦斯的修理车间当过两个月的搬运工，而其他两人这还是第一次离开村子。

他们每人的肩上都扛着白色的布袋，胳膊底下夹着像军大衣一样卷起来用粗绳扎得紧紧的被子，沿铁路走着。

① 小亚细亚半岛，指土耳其在亚洲的部分。

② Kayseri：土耳其中部重要的工业城市。

③ Sivas：土耳其中部重要的商业城市。

④ Çukurova：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区，是土耳其农业最为发达的区域。

从锡瓦斯开来的火车会在离村子三个钟头路程之外的那个
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停靠几分钟。

三个伙伴到达火车站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夜了。粗野的
狂风肆虐着周围的一切，天空中是愤怒、漆黑的云。

他们中个子最高的“无药可救”尤素福堵上一个鼻孔，
用尽全力擤了一擤另一个鼻孔，用手背擦了擦鼻子，然后
靠近了手里提着一盏绿色信号灯的火车站扳道工：

“老乡，火车会晚到吗？”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和“摔跤手”阿里也凑了过来。

肚子正疼得要命的扳道工没容他们插嘴：

“火车啥时候来，你们就啥时候上！”

说完，扳道工径直走进了扳道房。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和“摔跤手”阿里在扳道房的墙根下
蹲了下来。“无药可救”尤素福盘腿坐在了他们对面。三个
人都点上了烟。

个头瘦小的“嘴上没毛”哈桑说：“咱睡会儿吧。”

尤素福立刻把他的话说堵了回去：

“你就知道睡，也不想想，咱离开村子，可是为了托安
拉的福，去屈库鲁瓦的！”

膀大腰圆的“摔跤手”阿里接着他的话茬说：

“但愿咱能平平安安地到屈库鲁瓦。”

“无药可救”尤素福这回擤了一下另一个鼻孔：

“念着安拉的人怎么会得不到保佑呢？安拉肯定会保佑

咱平平安安地到那儿的。不过兄弟们，到了城里咱可不能忘了本，得相互照应着。要问为什么嘛，因为城里跟咱乡下可不一样，城里人会像妖精那样缠住咱乡下人，所以咱们要好好抱成团儿，不要耳根子软。咱得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”

“当然啦。”“摔跤手”阿里说，“咋能耳根子软呢？咱可是出门在外了……”

“俺大伯常说，小子们哪，要是你们去了外乡，千万要管好自己，别想家。要是老想家，你们可就惨了。”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叹了口气：

“你大伯真可怜，成天想着家，可到头来……”

“到头来还是死在了外乡。不过，俺大伯的婆娘……女人就得像她那样。多守妇道呀。村子里那么多人想勾引她，可你们见她跟了哪个男人了吗？”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和“摔跤手”阿里差点儿就笑出声了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
而尤素福则给自己的问题作了回答：

“她可不会跟的。为什么不会跟？因为她是老脑筋，绝对守妇道！”

肆虐的风，翻滚的云……当尤素福起身去撒尿的时候，“嘴上没毛”哈桑低声坏笑了起来：

“他大伯的婆娘，你听到了吗，阿里？”

阿里也笑了：

“她守妇道吗?”

他们想起了那个天空布满了星星、透明的夏夜。那是八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夜晚。他们在干枯了的小河沟里把她和布贩子一起逮了个正着。布贩子吓得逃了，可杜杜大姐却没有怕，甚至躺在地上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。先是“摔跤手”阿里办完了事，然后是“嘴上没毛”哈桑。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叹了口气：

“她可真是来劲的女人呢!”

“她哪里只是来劲啊，简直就像个面团儿……”

“她那时咋说来着?她说，你们两个浑小子，要是敢跟别人讲，看俺不幸了你们。”

“她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个不要脸的婆娘!”

“那事真该放在现在做。嗯?你说呢?”

“还得把尤素福给支开，那样才过瘾。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这时，尤素福一边系着裤带，一边走了过来：

“这离乡背井的滋味啊。”他说道，“还有比离乡背井更糟糕的事吗?比不信神还糟糕……”

他此时想起了自己把包裹甩到肩上走出家门的那一刻。可哈桑没听懂：

“为啥?”

“糟糕透顶，让人心里老是放不下。俺在锡瓦斯的时候，心里就老惦着乡下。就拿俺大伯来说吧。他常说，如

果你离开了家，就得在心里把家忘了。他嘴上是这样说的，可他自己做到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常说：家乡就是家乡，跟别地儿不一样……”

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朝黑暗中扔去。

哈桑也想起了离家时的情景，心里涌起一阵隐隐的痛：

“没错。让人的心里怪怪的。罢了，既然已经出来了，但愿咱们能找到份好工作……”

“有安拉的保佑，咱能找到的。是安拉让咱们抛下妻儿老小，离开家乡的……”

“没错，是他让咱们抛下妻儿老小，离开家乡的……”

“接下来就看咱的运气了！”

“这事也有好的一面……”

“摔跤手”阿里抬头向天空望去。月亮跟前涌动着的漆黑的云看起来很恐怖。他害怕了。

“狗日的尤素福。”他说，“你瞧瞧天上的云。”

另外两个人都抬起了头。

“云怎么了？”

“黑糊糊的。”

“那是安拉的云。”

“没错！尤素福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咱们的安拉是在那些云上面吗？”

尤素福其实也不知道，可他还是说了一句：“安拉

恕罪!”

“难不成俺这话是罪过?”

尤素福转了转脑袋。管它是罪过还是积德呢。他看了看哈桑:

“你知道俺那小子吗?”他说,“今年突然就蔫了。去年还是结结实实的呢……”

哈桑点了点头:

“那是因为田里的庄稼长了黑虫了。俺家的艾米娜也这样。这还不算。你是没瞧见,俺走的时候,她看俺的眼神哪,那叫个伤心。唉,俺总也忘不掉。你知道她说啥了吗?”

“说啥了?”

“她说:爹呀,回来的时候给俺带一个发卡,还有一把上面有花纹的梳子,成不?她是趁她娘不在的时候跟俺说的。她很怕她娘……”

尤素福狡黠地眨了眨眼:

“那么,他娘要啥了?”

“啥也没要。不是俺吹牛,这么多年的夫妻,她从来没有要过啥。为了俺,她啥都能省!”

“跟俺老婆一样。”

“要是俺赚了大钱的话……”

“你想干啥?”

“俺知道自己该干啥。你呢?”

“俺？俺要买一只好的煤油炉，兄弟，让村里的人都眼红。”

“煤油炉是啥玩意儿？”

“无可救药”尤素福自豪地笑了起来：

“你肯定不懂的！煤油炉有个泵。只要你一摁，就会喷火，还会像蛇吐信子一样滋滋响。在锡瓦斯修理车间当搬运工的时候，俺们有个领班，那可是个好人。别看他从来不做礼拜，可心眼好着呢。他就有一只煤油炉，只要点上火，要是想做饭，就往上面放上个锅。要是想烧水，就放上个铁桶，一眨眼的事儿。听说买一只炉子得花 15、20 张钞票呢……”

哈桑睁大了眼睛：

“要 15、20 张钞票哪？”

“你当是啥啊！”

“这也太贵了吧！”

“俺也是听人家这么说的。而且还有泵，只要一摁，就会喷火。俺们的领班把火这么一点上……”

“你说还会像蛇吐信子一样滋滋地响？”

“俺起誓，就像是蛇吐信子一样。”

“你说，尤素福，人家说的城市是不是一个怪物？”

“瞧你这话说的，你这个嘴上没毛的东西！一到晚上，街上的电灯都会亮起来，照得像白天一样，可亮堂着呢。那些汽车，那些女人，怎么说呢，亲爱的，说是说不清的。

你第一次去的话，肯定会傻了眼的。你连自己姓啥都会忘了，眼睛也会顾不过来。不过兄弟们，咱们可不能忘了本，别上城里人的当啊。俺敢用俺妈的名节起誓，他们迟早会把咱们变成只知道挣钱的人！”

“有安拉的保佑，咱们不会有事的。城里人怕啥……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咱们比兄弟还要亲。对不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，亲爱的。还有比咱们更亲的吗？”

“咱可以把城里人给骗了。对不？”

“骗是可以骗的，可他们毕竟是城里人……城里人比鬼还精。你知道城里人吗？”

他们看了看“摔跤手”阿里。他的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不太清楚。可尽管如此，他们知道他是在想着心事。尤素福说：

“兄弟，在想啥呢？”

“摔跤手”阿里晃了晃身体。

“肯定是在想阿伊谢。”“嘴上没毛”哈桑知趣地压低了声音，“难为他了。咱们也就罢了，他要放下可太不容易了……”

“他也算是结了婚呀……”

“可他不还只是订了婚嘛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订了婚，不就等于结了一半的婚了嘛……”

看着“摔跤手”阿里充耳不闻的样子，尤素福来了劲：

“是不是这样啊，兄弟？”

“摔跤手”阿里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一大口，然后把满满的一口烟朝着天空吐了出去。

“俺大伯常说，”尤素福说道，“他常说，你离开了家，就得把家乡给忘了。如果忘不了，那你就难受去吧。活儿干不好，整天像丢了魂似的。咱们出来，不都是为了挣点面包钱吗？”

“嘴上没毛”哈桑说：

“这还用得着你说，尤素福？这是咱的命。不然咱们为什么要抛下老婆孩子呢？”

“出门在外的时候，一想家，你就完了。就说俺大伯，嘴上没毛，你说他是啥样的人？他不是个大丈夫吗？连他那样的能人，不也死在外乡了吗？听跟他在一起的人回来说，那个可怜人临死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念叨着要回家！”

三个人都变得古怪了起来，朝着远方、很远很远的远方望去；可除了浓重的夜色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只要你的脚习惯了闯荡，你想让它停，它都停不下来的。你会一直走下去。外乡会把你的魂勾走，你再也停不下来，绝对停不下来，你只能接着走下去。如果不离开家，乡下这地方会让你浑身不自在，简直就没法待。不管是大麻也好，还是绳套也好，都留不住你，你终归会走的。走了，你就能安稳了吗？绝对不可能的。这下子该轮到家乡

让你魂不守舍了，你会觉得家乡像花儿一样好闻，每天夜里都会梦见它。你会数着日子，猴急地盼着早点回家。回去是可以的，可你那只是为了回家而回家。一两天，三五天……俺可跟你说，兄弟，过不了多久，你的魂又会被外乡勾走的。家乡还会让你难受，你的心还会皱起来，变得像核桃壳那样皱。你会后悔为什么回来。只要闯荡过一次，你就再也不能罢手了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因为你不再是从前的你了。在外乡闯荡的时候，家乡会召唤你；回到了家，外乡又会让你心里痒痒的。习惯了城里的人，在村里是待不住的。俺不就是一个例子嘛！要是没有去过锡瓦斯，俺怎么会想着去屈库鲁瓦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可屈库鲁瓦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天空裂开了一道缝，亮起了一道闪电，把四周照得幽蓝幽蓝的。借着这瞬间即逝的蓝光，“无可救药”尤素福看清了“摔跤手”阿里，他可不喜欢阿里那副沉思的样子。

“感谢安拉，”他就着闪电说，“咱乡亲的工厂……”

“咋了？”“嘴上没毛”哈桑问。

“大家不都在说嘛……”

“没错。他总不会不认咱吧！”

“咋会呢？怎么着他都是咱乡亲。乡亲还能错得了？只

要他看到咱，知道了咱是谁……”

“他肯定会说：啊哟，是俺乡亲们来了……他凭啥要去帮城里人，却不帮咱呢？”

“当然啦。有脑子的人都明白谁近谁远……”

“乡亲就是亲戚。要是俺，既然有乡亲在，为啥还要雇城里人呢？嘴上没毛，要是你的话，会雇他们吗？”

“咋会啊，尤素福！俺肯定会说，乡亲，你就在这里干吧。你刚才说他的工厂很大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俺在锡瓦斯的时候，俺们车间有个领班，是他告诉俺的。他说，咱乡亲的钱多得都堆成了山！”

“愿安拉让他更有钱！谁能跟咱乡亲比啊！”

“可能吗？”

“当然不可能啦！”

“你刚才说，赚了钱的话要干啥来着？”

“俺知道自己要干啥……”

“会像蛇吐信子一样咝咝地喷火？尤素福，你是说乡下人见了那玩意儿都会当成是蛇？”

“只有村长不会！”

“村长……当然啦，人家是村长嘛。秋天还要给他儿子娶亲呢！”

他停了下来，想了一想，然后说：“尤素福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要不俺也豁出 20 张钞票？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俺得气气他！”

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“俺发誓。咱俩瞒着村长，把全村的人都叫到咱家的牲口棚里，咱俩一人一边把煤油炉这么一点，他们肯定会当是两条蛇的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半夜两点钟，雨下得正大的时候，火车从远处鸣着笛开来。在火车停下的短短几分钟里，他们湿漉漉地登上了拥挤不堪的三等车厢。

火车上的人比肩接踵。

他们把包袱和被子放在厕所门口，在车厢顶上的灯泡散发出的橘黄色灯光下坐了下来。

他们每人点上一根烟。突然间，“摔跤手”阿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一只手掩在耳朵上唱了起来：

咱们的山啊又宽又高

咱们的家啊充满悲伤

咱们的妈啊，为什么要生下咱

.....